

我思我写

真正的虚构

美籍犹太作家辛格曾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作家,如同任何时代的作家一样,广义上必须是精神娱乐的提供者,而不要光做社会及政治理想的说教者。”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作家首先应该赋予小说一种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气质和功用,然后再让它去承担其他的某些功用。这个观点,许多作家都是认同的。具体到“精神娱乐的提供”,就是另外一个更为深沉的话题了,围绕这个话题的思考,势必要旁及艺术成立的许多必要条件——在这些条件当中,故事应该是首当其冲的。

谈到故事,人们总会本能地想到虚构。就像故事是小说成立的必要条件一样,虚构似乎也是故事成立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许多人认定虚构和现实是有分野的,由此延伸,虚构就被定义为现实之外的一种基于想象基础上的杜撰。无疑,在被定义化的同时,“虚构”也被淡化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艺术话题,对它的概念化的认识,很容易让人们忽略诸如此类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虚构。

对于一些天才的、有超凡想象力的作家,我们往往把他们视为虚构的高手。比如爱伦·坡、卡尔维诺、赫拉巴尔、马尔克斯。还有许许多多在这方面极具天赋的作家,有些并不太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比如奥地利女作家伊尔莎·艾兴

格、美籍犹太作家辛格、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等等,站在当下往时光的更深处回溯,我们会看到,还有安徒生、蒲松龄、吴承恩;还应该看到,超凡的想象力在诗歌盛行的唐朝,是那么的灿烂,许多诗歌仿佛插上了想象和虚构的翅膀,在空气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虚构是如此地迷人——不必有更多的理由来说明,它是最为有力的艺术手段。所谓“精神娱乐”的提供者,作家只是载体,真正的提供者是虚构。跟纪实文学、散文不同,小说讲究文本,文本首先是它取悦于读者的第一手段,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资格谈到思想性、哲学性等其他艺术手段。所以,一个成熟的小说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娴熟的文本制造者,而文本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虚构。

谈到这里,似乎就会有某种歪曲之意产生:虚构跟现实之间有着很大的分野。实际上,它跟现实之间并无矛盾。非但如此,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真理的传递体。爱·伦坡和蒲松龄都善于写鬼魂,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或许可以算作有相似气质的作家,只不过蒲松龄更贴近我们的阅读习惯。不可否认,我们照样可以从蒲松龄的虚构中,感受到现实世界中的规律、伦理、关系、定理。它们强有力地辐射出来,但在文字中并没有出现。

因此,每一位作家在写作时,意欲传达的都是关于现实的东西,只不过,使用的是每位作家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情感习惯在完成他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虚构,跟现实是紧紧勾连在一起的,它是现实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在努力地抵达和说明现实,而不是远离现实。而这种说明,因为不带有学究气的解释,成为一种非常高级的说明。

不仅仅作家在写作时意欲传达的是关于现实的东西,他用虚构的材料,也无不跟现实有关。许多时候,某一类作家看起来不那么融入现实,他们关在家里埋头写作——这往往会被人们诟病、指责。人们忽略了,作家是一群社会现实的最敏锐的观察者,而且,他们本人就生活在繁杂的现实生活中。跟现实世界的那些不得已的勾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足够成为大量的写作材料。观察和储备同虚构一样,都是天赋,不需刻意去做。对一个敏锐的作家来说,现实中的任何信息,都能毫不费力地传达到他的储存库中。所以,当他坐在家里埋头虚构的时候,恰恰是他调动现实给予的所有储备的时刻——他不是远离现实,而是一头扑入到了现实之中。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有力的虚构?从许多有这方面天才的作家的作品中,

□王秀梅

答案不难得出。而如何完成真正的、有力的虚构,从卡尔维诺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借鉴:

“这一次故事是并且应该是人们所说的一种‘娱乐’。我一贯认为享受这种‘娱乐’的人是读者;这不是说对于作者也同样是一种娱乐,作者应当在叙事时保持距离,调节好冷热情绪,自我控制和自发冲动交替。其实写作是最使人疲劳和神经紧张的方式。”

卡尔维诺这里所说的“疲劳”,当然是“神经紧张”造成的,指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体上的疲劳。

谁都不能否认,虚构是一项特殊才能,属于天赋,是衡量一个作家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天赋的虚构能力,会带给作家磅礴的写作冲动,但那并不见得是最有力的。“自我控制和自发冲动交替”,或许才是最有力的虚构。看卡尔维诺的所有作品,无不如此——

“我注重给故事一副骨骼,像一套连贯机制良好运行,还有用诗意图象自由组合的血肉。”

不仅如此,在文本上,高明的虚构者也善于使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在这方面,蒲松龄和吴承恩都是行家里手。也因此,他们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可能被遗忘,更不可能被模仿和复制。如果说有模仿,那也注定是失败的模仿。

□陈莉莉

新文快读

阿舍就是阿舍

“阿舍不是谁,阿舍就是阿舍”——有一次,我这样回答朋友的询问。他看到我捧读的《撞痕》,封面上印着阿舍的名字,问阿舍是谁,我脱口而出。

阿舍开始在全国众多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时已经为人妻为人母,可以说比许多文学青年晚了一二十年。但她并不着急,她沉潜在不被外界干扰的状态里,文思泉涌,不可遏止。从一开始,她即自信、冷静、松弛,这是一个优秀且成熟的作家必备的气质。散文、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她没有给自己分类或拘泥,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数量大、质量高。作家中不乏“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佼佼者,阿舍的可贵在于她是无法被定位和模仿的作家,她太多变了。比如这本出版不久的散文集《撞痕》收录了阿舍近几年来的15篇散文作品,逐篇阅读,我不断在那些精彩旖旎的句子下画线,随手写下自己刹那间心领神会的联想和感触,然而等我打开文档,想敲下一篇完整的读书笔记时,却发现有想法讲不出来——她用文字织成的这些锦缎一般的篇幅,自成其光华,任何分析解剖都不如让它们以自己的本真示人更为华美和震撼。

那些我们烂熟的素材,阿舍也完

全可以写得不同凡响。她的迥异于常的斯沃,她的丰沛而出神入化的联想和想象力,她对司空见惯的凡俗人生力透纸背又毫不泛滥的质疑与解构,她精彩筋道的语言,使平常的人物和故事都充满了文学的魅力,使你我皆见过的风景呈现出陌生而异样的美。不用再提她初试身手就荣获全国大奖的《小屋走了》和《白蝴蝶,黑蝴蝶》了,此次收入《撞痕》一书中的每一篇,都足以说明以上认识。

散文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无形与自由,使阿舍真正体会到了写作的快乐,她下笔如有神助,且不甘约束不落俗套不肯重复自己——从内容到形式,阿舍的散文赋予了读者最多的冲击,她的感官足够强大和深入,她的“自我”之眼足够明亮、自信和有耐心,能攫取到更多事物的内涵与真相。比如关于贺兰山岩画的《坚硬的呓语者》,比如回望自己出生地的《消失的地名》,比如《与一片松林的邂逅》带给她的那些思绪,比如因为阅读和写作而日夜思考凝结成的充满哲理的短章——《那些词语犹如月光》《你要信守我与时间的约定》,比如那些孕育生命的《黑》。

《撞痕》一书中我研读次数最多的,是最具特色的虚构类散文,它们是宝石

阵营里的钻石,熠熠生辉夺人眼目。对人世万物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的超拔开阔的观照,丰沛得令人惊奇的想象力和充满魔力的语言,使虚构题材的散文比那些写实的散文更能体现阿舍的写作,可谓是独树一帜的标签。综观散文界,这类散文数量极少,这肯定是由它的难度,因为它需要十分饱满的精神能量、坚韧的构架意识。

《山鬼》曾获得《民族文学》2011年度散文奖,仅从篇幅上来说,就非常考验作者的叙述能力。从屈原的《九歌》中衍化出来的《山鬼》,以非同寻常的角度,将自我融入天地万物之间,“我”与山鬼时而分离,时而合一,互为依存,互为观照,尽情地甚至是肆虐地感知着天地山峦,挑战着万物生灵。亦真亦幻、汪洋恣肆、奇异绚丽的画卷令人目不暇接。在阿舍的笔下,时空是跳跃反复的,逻辑是严密的,故事是真实的。阅读此文,仿佛是在诡异迷宫里进行了一场梦幻之旅,作者精心设置的意象,使这场梦幻之旅充满神奇魅惑。《流水与月亮》越发隽永和深刻,比《山鬼》一文更能体现阿舍在散文写作虚构性上的思考和尝试,是一次“实的行走”和“虚的精神”的结合,阅读下去会

让人产生与作者同行的想法。她的眼中,流露着柔情和坚韧,目力所及、心思所望,像冬日里的阳光和霜雪一般明亮,世界变得那么令人向往,而这一切,通过曼妙的文字呈现在读者眼前,让人产生了许多美好的渴望,作者在这篇散文中最终抵达的是她想呈现的“行走的真实”。脱胎于希腊神话的长篇散文《致阿喀琉斯》,阿舍以女神厄科这个一往情深的暗恋者的口吻抒情叙事、深情款款、一气呵成,各种意象密集繁茂,情感表达细腻婉转,通篇的段落之间用时间和诗句作为小标题隔开,语言的繁密性得到了极大开放,情感也得到了极致宣泄,读者从中感受到了久违的神话之美、爱情之美、生命之美、诗性之美、灵魂之美。

《撞痕》就如阿舍所取的这个书名,述说并印证着生命的各种形态:内在与外在、个体与群体、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相互间绵绵不绝地撞击,从而带来不息的破碎与融合、变幻与更迭、死亡与新生。每一篇作品都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相遇之后留下的最为强烈的生片段,它们充满力量、痛感与美,一切巨大和幽微的变化,还有作者关于爱和美、关于诗意生活的文学主张,在其间氤氲漫延。

东庄西苑

2013:从秋到冬的记忆

2013年9月4日,当我踏进鲁迅文学院大门的时候,已深知这一刻的神圣与非凡,这里曾经走进并走出了莫言、余华等优秀作家……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一个不大的院子。葱茏的树木和略显精致的草坪散布在院落的四周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空地上。两幢6层小楼远看并不起眼,大有被周围高楼大厦淹没之势,可是近看,你又不得不叹服这曲径回廊、红墙蓝顶的建筑处处散发出的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

也许是因为我等几个在班上年龄稍长而院方有意关照的缘故,6层靠南的学员宿舍清一色居住着“60后”男同学,而我所居住的类似酒店单人间的602室,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纯南

朝阳的屋子,门口即为回廊过道,门、窗大开时,屋子南北通透,随时都可享受到对流的清新空气。

入学最初的几天是新鲜而令人激动的是开学典礼,学员们一生难忘的记忆。

作为学员,事先我等并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铁凝主席会出席。我提前10分钟来到会场,发现主席台上摆放有铁凝的桌牌,内心一阵窃喜:终于能够近距离一睹铁凝的风采了。

出了会场,男女学员们簇拥着铁凝主席来到学院的大门口。艳阳高照,大家趁着好天气在门前的院场里合影留念。集体合影之后,几个美女作家兴致颇高地围住铁凝主席,期待与其合影,铁凝主席微笑应允,并主

动站好位置,几个抢先的女作家们把铁凝主席拥在中间,其余女生一字儿排开,身旁几个拿相机的男学员速拍下了照片。

聆听名家和导师的授课是学员四个月里最为幸福的时刻。

“文学其实是人类心灵苦难史和生命繁衍史的一种标本。”“一个作家,面对这个时代的生活,不能忘记初衷和本性——对人的忠诚——对人的生活、人的心、人的经验、人的探索、想象和讲述的能力。”李敬泽老师在课堂上讲这番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面对来自全国的49名诗人、评论家、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面对不同年龄

阶段的学员,鲁院的老师和授课导师们真是殚精竭虑、费尽心思。60余位老师的40堂课,两次社会实践活动,10次富有特色的文学沙龙,加深着师生之间在文学道路上的相知、相遇、相携,也收获了耕耘的成果:学员创作长篇小说5部、中短篇小说43部、散文128部、诗歌370余首;一些学员的作品获得了多种文学奖项。

4个月的生活是浪漫而多彩的。餐桌上的欢笑和才艺展示,作品研讨会上的激烈交锋,诗朗诵会上的激情表演,联欢会上的大呼小叫,台球桌上的技术比拼,晚饭后院子里集体健步行走时的狂放不羁与引吭高歌……这一切的一切,如梦如幻般时常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

□岳占东

梅林

入鲁院学习已经44天了,这个数字我是掐着手指头记着的,因为120天的学习时间,对于我追求文学20年的光阴也许是太平常了,但对于我能在感知中国文学的最前沿,也许实在是太奢侈了。所以我珍惜这里每一天的时间。算一算我在这些天里,差不多完成了10多万字的学习日记,也为自己那部长篇散文画上最后一个审定的句号。将那本书稿寄往出版社后,我便漫无目的地游荡在院子里。

阳光洒下,树影斑驳,清风吹起,一

股清爽便沁人心脾。我本来是感冒了,但走在这园内,我体内的细胞好像有了某种感应,他们不再让我对周围的花草树木恹恹欲睡,而是分外灵性地让我感觉这里的美好。梅已经结果了,有的已经有拇指那么大了。这小东西我是第一次见到,小的时候我见到最多的就是杏子了,看那外表也没有多大区别,绿绿的果肉上面是细细的绒毛。我是不舍得将它摘一颗下来,更舍不得用牙齿磕开它的果肉看它的核了,但我想那一定和我小时候贪吃的毛杏一样,一定

有一个还未变硬的白色的小“心”包裹在里面。“心”,我问自己。在梅花盛开的时候,谁会想到那暗香的花蕊里会有一个白色的小“心”呢?而一个多月的时光,那个白色的小“心”却默默地孕育在鲁院的梅枝上。我突然想到在文学的路上,自己是不是也孕育着一个小小的心呢?那颗心也许曾经是那么稚嫩,那么不入世俗,可20年后,当我真正地走进这座殿堂,我的那颗心是不是一直孕育着呢?想着这些我有点伤感了,原来那洁净的花朵最后都包着一颗“心”,何况我这个人呢?但那心究竟是为谁而生,为谁而熟,为谁而落入泥尘再次涅槃呢?我也许永远找不到答案,但那青梅却静静地在风中长大,也许当我离开鲁院时它才将熟透,那时的我是不是可以摘一颗下来呢?我想即使是那样,我也许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将它噙在嘴里。我也许会将它放在书桌上慢慢风干,让那颗心永远包裹在透明的果肉和坚硬的核里。我会永远珍惜她。

桃李天下



叶炜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其主持的国内第一个以“工作坊”命名的作家校机构——“江苏师范大学作家工作坊”在由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省文联“四大名刊”“四大名作”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上揭牌。



杨康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其作品研讨会在重庆召开。20余位作家、诗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上,作家、诗人们踊跃发言。大家认为,杨康的诗歌真诚、朴实、饱满。这是杨康个人首次作品研讨会。他的诗歌作品先后在《人民文学》《诗刊》《扬子江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他曾经连续3届获得“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大赛诗歌首奖。

